



兩朝綱目條要卷九

寧宗

開禧二年

丙寅春正月雪

再給軍士雪寒錢發米賑濟貧民

乙未增太學內舍員

為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

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
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

侂胄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
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
縣歲賬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
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覺掇取之害
侂胄誅亦廢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

案侂胄傳薛叔似吳曦程松鄧友龍之命徐邦憲之罷俱在四年開禧僅三年而改嘉定

蓋傳誤也本紀與此同

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
侂胄以省吏二人屬之鄧友龍又屬臺吏一人叔似
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僚屬及

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帳前已無兵
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節諸僚共過總領官項某計
事而鄂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馬者有宣撫司親
軍衣號在焉人言籍籍曰德安危在旦夕盍輟是以
解圍乎幹辦公事朱不棄聞之即檄州按其事乃知
皆三胥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獄鞠治項聞其至拂
榻待之項時兼知鄂州俾錄事參軍往伴治具如大
賓客之儀詰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
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棄
亦坐罪免良可憐也不棄眉山人父時敏仕至太常

少卿不弃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
弃以客從文州羗掠省地郭杲與寧不叶多調兵以
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郡欲增其直寧靳不予
不弃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
曰每石五千脚乘四百不弃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
乎曰有之不弃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
爭來求售而脚乘亦減半事遂集三省樞密院激賞
庫舊以武臣蒞之多所亡失乃詔更用文臣不弃在
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旨鈎稽四總領所
上計賬文山積患之不弃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

撮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

按此條文義未足似

文有關

己酉雷雨雹

辛亥禁毀錢為銅

詔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碉門寨縵隔一水
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蘆里者
本隸榮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
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輻輳焉乾

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碯門制
置使晁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三千往討之壬戌深
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
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享親往多功地名在雅
里距碯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享止之宣撫
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程敦古而遣通判邛
州陳澣持榜至碯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夷人聽命
自是捐胡蘆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夷人有矣景
享開封人敦古眉山人澣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
須夷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土丁殺其徒二人

二月壬申出耶遂犯木頭寮

今永寧隘在碯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

至始陽鎮

鎮在碯門東二十里

郡以所殺骨價償之夷人乃去

紹熙五年九嶺夷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土丁

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夷人糧

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

為長雄阿保嘗賂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蕃官

名目大全白簽廳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

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于

朝援例求蕃官名目守臣蘇肅之懼其邀索不已勞

而却之吟師忿怒乃糾前後費揚二族夷人攻廬山

後峽殺戍兵虜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
焚前峽三月甲午進犯碣門知寨曹琦斷其橋夷人
不得歸大肆侵掠制置司委盧操權知寨調叩漢彭
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
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
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諭降其詞俚拙吟
師得之笑擲於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夷
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夷人
怒已未攻禁門又掠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屈
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

操曰上司止令防遏耳安得生事己未師夔見事急
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碣門官軍失利義
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崇之智夫乃自
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
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肅之同知州張師夔而
以通判遂寧府馮愉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奩於碣
門菜婆溪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
興元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
者已六千人土丁及兩寨巡檢之兵亦不下千人盡
駐尼陽關在碣門之東五里而節制居始陽鎮去碣門二十里庚子

王鉞自始陽耀兵入碯門夷人乞還所掠鉞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揮文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皆酋首也

二月癸丑夜壽慈宮火

前殿火逮曉始熄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甲寅詔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闈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過內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

色並般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遺火自劾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疎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枏奏內使王溶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官官吏並特轉一官資己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以兩

丁巳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疏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

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鑿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以秦檜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按劾於是計司拱手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

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允引事稍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益代咸總計先請於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於是二司始忤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益湖廣總領 四月以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

從太皇太后遊幸

乙巳錢象祖罷

責其懷姙避事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徐邦憲罷

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
柝劾罷之

己未雅州蠻焚碣門寨

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

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鄧友龍宣撫兩淮

以御史中丞克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

禮官改謚從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大臣多得

美謚若蔡京鄭

原本

案宋史鄭居中徽宗時人贈

京同時當

皆謚文正何桌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

京已追貶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

臣為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勲烈冠古今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謚事既行衛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冑謂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逢迎用兵之言也

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

撫使皇甫斌副之

案侂冑傳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亦在四年與此異

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

統兼

丁丑吳曦納款于金

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復泗州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

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案陳原作孝廣今從後文改正泗虹新息褒信之復侂冑傳俱在四年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柄薨

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早慧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

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孩早夭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卿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侍近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播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癸未禁邊防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

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

案侂胄傳降詔趣兵及皇甫斌秦世輔郭倬李汝翼王大節李奕郭倪之

敗鄧友龍蘇師旦之罷邱密之督視江淮吳曦之叛金兵之渡淮暨退師督府之議和皆在四年侂胄之輸家財亦在四年俱誤惟本紀與此同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

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敵人世讎久稽報復爰

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翼日乃下北

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以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

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

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

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
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關入見言敵
國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
之計侂冑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宿
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知院訐及
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能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
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費士寅心知
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
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
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

機以定中原者侂冑大喜用兵之意遂決金人頗伺
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
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

手李全焚漣水縣

李全即李鐵鎗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

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
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
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冑除
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
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

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異罷戶部尚書以其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師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案叔似宣諭之命在乙巳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紱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

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已酉案前三月

已酉係徐誼誤此作徐誼誤

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

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川之地于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冑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

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茲餘寇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劇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熊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

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况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氣之颺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耻卒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悼涕泗無從將勉輯于大勳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厲執干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宏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佻胄將舉

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鴻父亦辭遂止李大異為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胄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皆嘗為戶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刑工部架閣文字紹熙初除太學正喻年遷將作監主簿又喻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遂歷清顯以至侍從為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胄死朝廷以其論議不變遷雜學士以旌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為罷初大異之為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德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當杖即持梃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為之一噤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以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

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

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

是日簡荆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

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竄王大節

以蔡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燠敗于壽州

燠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案本紀友龍之罷在甲寅

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

命邱寔宣撫兩淮

遷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

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褒信縣

是日敗郭倬等官

倬與李汝翼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
三官斌尋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甲子李璠罷

以壽州之敗也尋奪三官汀州居住再奪三官南雄
州安置

丁卯曲赦泗州

降雜犯死罪囚餘皆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復壽春府

建康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雅州蠻復寇邊

官軍既殺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夷界會
有為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督捕
司簽廳任處厚時在碣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
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
領焚其無疑崇之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
歸王鉞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
匆遽而出既而夷人掩官軍不備詐携牲醪云來奠
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

者多為所殺文龍州膽勇將苟顯忠聞變率所部拒
之夷人稍却既而援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
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
官軍共死千餘人後軍正將陳堯輔赴節制司白事
還至尼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反而死王好謙王鉞
皆走退屯多功去始陽又二十里夷人進據大城山距始陽
不數里廬山邊民亦皆驚遁鉞遂入雅州又歸興州
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夷人晝夜焚掠自碓門
而東凡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彥招集
土丁屯始陽令碓門土居進士李午山鳴鳳往沙平
招諭又遣人約崑蕃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兵馬
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祭酒離成
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夷酋高奴鬼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

以韓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尋又奪三官衡州居住
仍籍其家又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
為犒軍費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欲去
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
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侂胄甚
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侂胄納其言請壁代

己草奏壁請撤局席索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抒
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坐玉堂遣人伺其事
或報平章奏事畢隨駕入內矣壁聞之且驚且喜少
頃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印密至揚州

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
僅得四萬密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
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人封吳曦為蜀王
案曦傳在十二月蓋曦受
金詔印實十二月丙寅也
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

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之九月壬午復為金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輔遺韓
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
未為失計

詔舉才

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
舉人才二三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

先是夷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奴

嵬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于禁門之外全命其子
公炎以素隊與權知礮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乃復
互市如故其後好謙鉞皆以次受賞焉好謙開封人
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邊關之戍凡
二百六十餘皆飛山與州禁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
九年青羗之變制置司益戍榮經者二百五十人崇
慶
州禁兵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
十四人義勇一
百通舊為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陋邦也歲輸朝廷
暨諸司者其直猶為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
其內郡支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

綿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
餘石而撥隸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千石贍
榮經之戍而移邛州米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
六百餘石濶菜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
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為蠲減員錢之隸帥司
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韓侂胄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
嘆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沉毅有謀然失之把持鄧
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告古今失之弱

蓋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為弱也及用兵首命
鄧薛宣威兵敗季章乃秉政 李壁參知政事以劄
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貳
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慥隆慶倅何德固瀘倅張
鈞而點子謨鈞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申之青
神宰湯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以中眉州學官張
桺李道傳亦與焉而點申之从二人得旨皆召案
壁所薦十二人尚關未行仇胄敗壁亦謫申之病過
三人名本傳不載死三人皆不敢前制帥楊輔再請于朝然後促召時
慥以衛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召察之命洪後為黃

疇若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將上桺之節守于朝
乞召察德固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
年終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

于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

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

先是七月辛巳詔復紹興邊郡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

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節宴

以將帥暴露故

丙子金人渡淮

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

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為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巳金人破棗陽軍

有北來韓元靚者

案宋元通鑑
作韓元靖

至真州微露和意自

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邱密遣人護送北還令問

端的丙申元靚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密以聞於

朝

甲申命邱密督視江淮軍馬

除簽書樞密院事開禧用兵鄧友龍薛叔似以宣

撫使抵罪乃外除邱密簽樞督視軍馬密與侂冑不

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

月吳曦反復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

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金犯神馬坡

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統制呂渭
孫欲圖友諒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淳焚樊城

戊子金人圍廬州

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金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金遊騎渡漢

陳謙宣撫京湖

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胄獻家財

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

丁酉金犯舊岷州

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

戊戌圍和州

守將周虎拒之

陷信陽軍

辛丑圍襄陽府

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金圍皂郊

不下移屯天水縣

壬寅陷隨州

守臣遁隨州人具香花迎拜金歛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

一百萬緡

詔諸路招填禁軍

以待調遣

甲辰金人犯真州

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
舟以濟又廩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

于金矣

乙巳陷西和州

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

金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金兵二萬
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

庚戌陷成州

守臣辛樵之遁去三月丁酉金人始去 是晚吳曦

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

案本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又退歸魚關皆在十二月己前陷西和州時癸丑即乙己之後八日也

甲寅攻六合縣

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傑救之遇于胥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議和不克

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弊往金軍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文等還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冑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豈敢專擅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專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始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

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壁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葛宗喬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傑喪敗而第三書適犯金廟諱金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

丁巳金人陷大散關

案吳曦傳大散關之陷亦在十二月前

都統制毋思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黜之以總管孫忠銳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

友諒走江陵

丁卯金人犯七方關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

前二日金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于置口曦遂自置

口歸興州案置口曦傳作置口

金自淮南退師

淮南金騎漸退濠州尚為所據使一統軍守之

己巳竄郭倪

以邱寔奏劾罷倪招撫使尋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

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

宣撫使副

吳獵宣撫京湖

獵以荆湖北路安撫使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

復兩浙園田

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

案吳曦傳在曦還興州之夜

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

以鎮江副都統陞為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
事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
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
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
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
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
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
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
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
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
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
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道

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還

陳自強送空頭省劄

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舉得官者舊用館客至是以
某執政薦遙領郭杲殿前沿江策應軍馬司準備差
遣事畢授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防江月日乞
制祿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為僥倖太甚却之其

人屢懇不從乃見韓侂胄愛姬四夫人之父約以計俸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姬父許之翌日堂帖下版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笑曰某備位廟堂縱事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豈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通謁致謝執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蓋陳自強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造命廟堂或不與知此特其細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于此

兩朝綱目脩要卷十

寧宗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邱密罷

案是年凡侂胄事侂胄傳俱作四年誤

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為金人所却還密復乞朝廷移書金帳以續前議又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韓侂胄大怒故密遽罷密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邱密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壁諫侂胄不納壁曰凡舉大

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邱室鄉有人望奈何去之乍宵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室耶因拂衣而起

己卯吳曦下白榜于四路

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為所逐後二日曦遣推鋒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百戍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代邱室也開府維揚

癸未金人陷階州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

二月己未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禩諸陵摺宮太師宰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癸亥薨追封順王謚曰冲懷

庚寅遣淮民歸業

詔建康府給裝錢後四月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民

辛卯楊震仲飲藥死

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太安軍事吳曦以偽命招之震不屈而死

甲午僭位于興州下黃榜于四路

以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戊戌利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削髮于利州之石鑛案咸傳作

唐子彭輅奔襄陽

先是輅以金州副都統進屯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

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年號

輔時為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黑榜凡數千計曦之遺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費士寅書畧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問之蓋費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甚語甚切故也是時是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啓篋成都得遺

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壬申金人退

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

削奪官爵柳州安置

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

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

楊輔為四川制置使

自成都府路安撫除以蠟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自松江制置除

韓侂胄與吳曦書

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十九日辱調雲二字號鈞翰之後此月旦日嘗附庚牌遞上狀諒以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忽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有如先世勲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侂胄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割地與之連和姑為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程樞既凡事背馳已為敷陳與

之祠祿矣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監若息自出增光前列子孫之傳可與蜀山同其永久豈不偉歟侂冑平昔荷知愛之厚非他人之比故冒昧言之倘蒙開諾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須茅土之封顯俟罷報侂冑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侂冑之書始至使安觀文當時或少遲則大事去矣當事之初侂冑已置坤維于度外而捷書奄至都人大喜至今誦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

詔大理三衛臨安府決繫囚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辛未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八條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三月戊子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

丁卯罷浙江荆湖福建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偽命至成都

鎮鄱陽人曦之客也

戊辰皇子塢生

四月戊申薨追封申王謚曰冲懿

庚午金人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

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偽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

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淳熙未安丙為文州曹官有薦于吳玠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蘓熙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旁人無如也玠之館客有李姓者玠子盱之外因也德壽宮慶曲李為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子既行矣熙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玠曰道未命此顧命中語李何用之玠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既為盱李所憾乃共薦安公代之彥逾見之甚喜他日

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
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寔論之可
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
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
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是此
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
都因為蘓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
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
它也安公為人驚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延舉於
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契

安軍北軍興首辟隨轉運旋以救荒有緒復遷一官
為朝奉大夫速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
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
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武興之
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
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
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
立節者陳待制咸為之首史次秦薰曰避偽次之李
國博與宗業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金李道傳皆不受
逆傳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鄧性善程遇孫宗之源

文具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汝明張方家大有楊
修年梁梓詹久中晁子儀錢元儒龐坤載張權鄧諫
從袁桂楊鼎年李莊程公說避偽去官又其次也死節
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
成都即臣楊輔也其餘去偽歸朝如劉侍郎申李校
書皇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等尚多有之 誅曦
及優四川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賜用金
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
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
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

如張魯李特劉闢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
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惟饑民王小
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
其謀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
是時東人有為元帥者為奉使者擢牧者護漕者
詳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糾合忠義克清大憝挈六十
州之地以還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凡前日東人之
任悉西人為之自是井絡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
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望

以受偽命入利州逐總領官也
已卯利東帥劉師文帛書至行在
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

辛巳費士寅誅董鎮于廣都

鎮曦之客傳偽命于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童川
府未上鎮至廣都為士寅所殺鎮有遺曦言楊侍
郎未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賜安帛書

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
吝于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丁亥趙彥呐誅祿禧于夔州

禧曦之將也避曦嫌名更名初引兵入夔州為新潼
州府觀察推官趙彥呐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在

就賜費士寅帛書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

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之

丙申命吳玠兼總西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

朝廷大喜四月丁卯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

戊辰獻于廟社梟三日先是露布既聞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籍曦產尋詔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管吳璘子孫移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尋詔存吳璘廟祀追奪曦父吳玠官爵

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

除端明殿學士

楊輔為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許奕為四川宣諭使

以起居舍人充

竄程松

落資政殿大學士奪六官筠州居住尋責授順昌軍

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

忠義統領張翼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

降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乙巳復黃牛堡

忠義人劉信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玠兼四川宣諭使

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 命四川宣撫司察守節
官吏及從偽者具以名聞吳玠德夫之為四川宣諭
也時偽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大夫徃徃持脅從固治
之說務為濶略僉謂德夫素有聲且舊從張敬游於
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翕然以旌別淑慝
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玠欲捐此曹
暗昧過隱而弗章俾之悔悟因而釋之今但以楊善
為先則此曹當愧死矣始德夫及夔門而有制帥之
命旋又中格遲留沔州樂飲旬日遂如漢中先以輜
重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舟敗九通犀美玉粟金盃

竿之屬徃徃飄沒焉漢中留數月還復益昌蓋佐胃
許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徃湖外挈其孥而遲留以俟
命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卯夏初入峽戊辰
春末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賓客吏士共費大
軍庫錢近二十萬緡而諸司聘幣不在其數於是陳
和甫劾從偽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
駁之事下德夫覈寔初德夫為湖南兗庫宋若水
子淵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京秩薦之子淵之
子龍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脩差遣馳至益昌營救
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檄君徃諸州究寔君其為諸

人道地事可無它之源曰之源但能道達此意于公若受檄而行即當以寔告耳德夫罔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弼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為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溫叔雄所知文潛死于謫籍常欲厚報之會溫叔之子昱除知廣安軍久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堅通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為奏言昱暨以逆曦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迂濶乃爾不藉是何以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勳得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

文潛集撰職名謚溫叔曰文定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衛清叔侍郎見輔臣言蜀新遭亂嗣勳未可去蜀乃名德夫遠至夔門居數月侂冑誅死錢象祖伯同為相力薦嗣勳可大用召入卒以德夫伐之德夫始上叔憲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為首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至選人五十餘人凡四川科目之士及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朋莫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今覈寔具奏後卒不行而所薦者皆從餘黨九人已已春末朝廷始下其章首尾凡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為蜀

即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燕
飲賓客為樂始嗣勳在蜀歲餘激賞庫所積錢至
七十餘萬德夫盡費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為遂州守
坐上逆曦表為御史中丞所劾竄賀州報至德夫適
受謁即捕前知利州某前知重慶府某語之曰二君
頃在郡得母例為此乎倘有之幸密以告獵當類奏
可無他慮不爾懼為人所持二客謝無之聞者傳以
為笑德夫有外姻厚載以入蜀成都稅官丹稜史某
征其稅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按之史懼而不取德夫
怒未已賓客重為謝乃止有趙綱者為利路漕以

婦死擅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
綱擅出境詰之德夫以綱嘗為宣司所薦不敢問
其幕客之輕銳者共逼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
再問以宣檄為解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
司大甚可止也德夫守蜀歲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
子文為制置大使而德夫名去然其為人樂易臨民寬
侍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旌別淑慝為
恨李仲衍為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曰侍郎為南軒
門人今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答仲衍
嘗為人言德夫輒曰烏得剛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

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 五年四月詔自
今告告人從偽者並指事寔誣告者坐之

癸丑降德音

于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
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稅 尋又降德音
于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

四川忠義人收復 後二十日復為金人所取

己未方信孺使金

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

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

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卯召楊輔

赴行在奏事 侂冑既殛死楊公輔劉公師文皆奉

詔追楊公力辭劉公先至赤岬中道莫奏言蜀中

盜賊羣聚皆有其故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

召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

撫劉甲足得商量循理而行蜀無多事豈堪再錯會

劉公有峴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

又六年而後罷焉

吳獵為四川制置使

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先是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

屯于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

為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兩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

嘉其死節不受偽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

轉資犒賜之數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竄受偽命人張伸之等

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廣湖南諸州

不雨

己丑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于長橋

與金兵戰為所敗案宋元通鑑安丙誣巨源謀亂長

送閩州獄未至殺之以自殫聞

赦天下

以太皇太后服藥故

太皇太后崩

謚曰成肅權擯于永阜陵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
有二年弟淵官至大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王帶后崩
遺命賜綉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日十
千焉

戊戌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

召吳玠

喝犒畢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義敗于秦州

案本傳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安丙令但守故疆不得

侵越不言

好義之敗

好義襲秦州敗而還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金

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金有和
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
省求和北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
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宜撫與西元帥
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遺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

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繡幣西帥啟緘却餽而今
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畧當聽命于
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
賀生辰通謝使者按辰是也案告哀使為富瑄金已
遣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却回之曰皇帝聖旨南使
中惟李壁吳瑒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
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瑒隆慈之弟子位至少師
節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
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
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為戶部侍郎瑒與致知時

皆已死金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

先是巨源擅殺孫忠銳于鳳州案史安丙素惡忠銳

銳附偽聞于朝蓋以附偽誣忠既而有長橋之敗前

銳又以擅殺忠銳誣巨源也百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將官樊世顯殺于大安之

舟中 吳禮部題鄧平仲小傳後隆山屏君成父

之父祖仕宗皆有列于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寔

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

曹士宏者蓋士宏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

誅寔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為丙輩媚嫉掩沒

今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為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略于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概當時歸功於丙故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樊世顯殺之于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岸君不記世未必知也余疇昔好聽遺老談說見裨官野史有可脩記述者輒不忘弃如俞

氏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岸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晚出者亦且

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也

採取附入曩之誅楊李二人功也安丙亦曩黨其奏
功抑二人而反以曩將王喜居首使王喜配第一而獎
巨源以謀亂宋史巨源傳雖言丙奏巨源功第一而獎
論詔書並不及巨源但補承事即而王喜受節度其
非事寔可知史于二人無傳不明著其寃但微及其
媚疾殘賊至丙傳更無人詞此書于丙亦微其詞是
跋頗得安楊之曲直故仍附

秋七月乙酉下罪已詔

以大水及飛蝗為災也詔曰朕德非類致天之災比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為孽永惟咎徵震悼於

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迪百工俾內無誕
謾私諛之風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灾傷當行
賑恤者具狀以聞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勞瘡痍未
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場之吏尤當極力緩輯稱
朕閱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為四川宣撫使

以密劄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徹邊備

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徹邊備時通書官方
信孺自濠州歸白事于朝信孺言金人所欲五事韓

侂胄問其目信孺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
帛四索陷沒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之信
孺惟稱不敢侂胄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
孺徐曰欲太師首級耳侂胄大怒以穢語罵之于是
信孺坐擅以私覲物作大臣遺金人降三官臨江軍
居住尋詔通謝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章穎措置
雄淮軍

己卯召辛棄疾

侂胄復有用兵意遂除弃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
赴在奉事會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

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後十三日甲午
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

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

丁亥葉適罷

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

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兼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金

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出使

冬十月乙巳蠲臨安紹興賦

降囚罪一等民緣攢宮役者蠲其賦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

詔曰朕寅奉基圖適尊祖武憂勤弗怠敢忘繼志
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
兵隙之遂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役省躬自咎攬涕
何言第惟敵人陰誘曦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
之前是則造端專豈在我况先捐四上已得之地亟諭
諸將斂戾而還蓋為修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遣傳

來欵自我元庸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選束裝
于境侍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悃悃
備殫無非曲為于斯民詎意復垂于所約議稱謂而
不度彼已索壤地而擬越封陲規取貨財數踰千
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血膏之難賸茲敷露于腹心用
申敬于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疆場耗于流離
郡縣煩于供億致汝于此皆朕之愆當知今日之師
愧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年涵
濡之恩極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遐邇一
心監既往之莫追幸方來之有濟嗚呼事雖遇舉

蓋猶繫于綱常理貴反求况已形于悔艾凡我和戰
視敵去來各肩衛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績緊爾有衆
體予至懷自用兵以來蜀口江漢之民死于兵火
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冑歸罪金人
佳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義焉

十一月甲戌韓侂冑陳自強罷

御筆韓侂冑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
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巨測專以首
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
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

相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胄伏誅

先是金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密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奉是公事其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審史侍郎夜住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由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

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輿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極殺之是日新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強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錢參政彷徨不知所為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權吏書兼給事陸峻工侍兼京尹趙善堅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頤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素隊

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制罷侂胄為醴泉觀使丁丑責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泾章疏也給事中雷孝友封還錄黃茂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是旻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已邠臨安府申侂胄已身故詔本府收殮瘞于其家元瑩之顯親報慈寺 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一 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壁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邦有此侂胄默然前及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

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壁所薦侂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死于節度使 侂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夫人所謂四夫人也每內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特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為他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復以四人屬吏又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見

王美憐各徒一年譚陳各杖一百餘六十人令臨安府縱歸其家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為已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已哀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既行凶燄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于掖庭創鑿亭園震傲太廟之山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于厮役蘓師旦之

口已所欲為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應前金字牌悉由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出入禁庭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僵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燕內庭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人乃邀至其間更相酌酢裝瀆名分一至于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趨走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起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為秘書郎因其誕

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
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
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心中外皆怨乃為
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于戈圖危宗社盛出師公
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不知其幾千萬
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
之叛逆雖寔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金封侂胄為
吳王又謂侂胄欲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
其家多有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園寢用龍象坐
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為稽

其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都
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
其敗也黨錮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
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
葉適吳玠之出為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
上欲擢史侍郎樞密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
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
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王居安除左司諫晚名直
院張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為醴泉觀

使李參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宮特進在外無
克觀使者丁丑三省以咨目徧遺二宣撫二制置十
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進^各五官賜銀百兩士卒
官貴有差而憂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
公事

以罷逐侂冑意詔天下

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冑懷奸擅朝威福自
已劫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
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怙惡用悖負國彌甚疎忌忠
讜廢公狗私氣焰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

孔滋凡百措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冑
專恣欺罔非朕本心今既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
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強

追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還錄黃
戊寅詔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
日又詔送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
自強責詞過門下給事倪思不書黃戊午自強再責
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六月癸酉
陳自強卒于廣州詔許歸葬

已郊獲師旦伏誅

前一日丁丑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注章疏也
已郊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
莅其刑妻子編置有司簿錄佐冑家得師旦所與
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
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
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

決脊刺配嶺外

詔求言

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已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
多闕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
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

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尋又除名勒停循州安置

以邱密知建康府

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由
守

乙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

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來厥有彝典朕獲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器尚虛非所以重大器正大本也皇子曦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足擊於人心言有裨于治道蔽自朕志處以儲闈用行萬世無疆之緒立為皇太子改名懋

李壁罷

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又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倬郭僎案本傳梅州安置乃郭倪郭倬開禧二年已誅于鎮江此本疑有誤治喪師之罪也倬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安置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

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

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邱富為江淮制置大使案本紀在癸卯

時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

京東安撫司尋又罷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金

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賤許及之薛叔似

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住

竄皇甫斌

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金人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

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

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

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一人

丁卯詔改明年元

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時宣撫副使安丙也檄東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
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于成都府糴十萬斛

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比司也
乃為若市米耶端明楊輔曰理不可拒第徐為之圖
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
斛其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
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
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徑隸提領官

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
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鹺茗香礬鈇引之政令
紹興初公宣政舊列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為之後

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
百萬緒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
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
分屬總領所為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令徑
隸提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

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
於專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
陳咸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為制帥深不樂之
故西州皆不用吳獵代鎮蜀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

許流轉然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後
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于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
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一

寧宗

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

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若疇若監察御史張
燮俞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
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答以已
重施行卒已章甫上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

詔求言

案本紀求言之詔在辛巳

詔曰朕以眇躬獲尊洪業所期恭已治可致於無為
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言自奸臣之怙勢畏公議之

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建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俟再踰于月律猶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顧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羅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儻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寬假凡我縉紳之彥暨于芻蕘之微久鬱之懷諒欣聞於申命竭誠以告庶共底于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首事

先是壬午監登聞鼓院王柎自河南通書回持金人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上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金

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

案戊申在二月原本脫去今添入

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

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冒定策功也

壬子賑流民

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雨竄程松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柳州黑風峒寇為亂

黑風峒者在柳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
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
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柳州舉人李元礪嘗助

官軍擊賊元礪曾口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比
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
帥時江湖方艱食飢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
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

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非食卑宮躬
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况姦倖弄權故
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倣貪
婪無厭狼籍已甚朕方厲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
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為故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謚

以復議講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

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斷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黃榜于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

諭癸巳宰執咨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丁酉謝奕使金以起居郎通謝使

汰鎮淮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

日給錢米悉視効用所費甚廣既不黠涅漫無統紀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邱密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遣宗正丞常褚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密乃先隨雄淮所七分隸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刺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

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穎揀刺二萬六千餘人
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
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
頗賴其力焉 此事不得其日月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均生

閏四月癸未薨追封肅王謚曰冲靖 先是詔吏部
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
鄆王侂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
肅王倪思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
珪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

詔從之 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
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長官以左右丞相則所
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恪贈
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
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
一月皇子復有維垣之贈給事鄒應龍言子為父師
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以
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闕

闕外諸軍月糧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錢者是月王喜

為沔州都統制以糴貴糧乏下令正色米每石以二斗坐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支天字版則按舊籍收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搭二分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怒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畢眾共訴于統領官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近千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避去無與酬應者眾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眾共取椽桷數百執之其一人陞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完堂咸之家人

悉登城以去匿會節棲眾又逐之有茶酒卒以瓦石自上擲傷數十人眾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興祖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眾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學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戍不敢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墁匠一人導之以入其寢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故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

詔後省科別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

寶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寶謨閣學士

戊午真德秀論和議

德秀時為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於茲矣天啟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

盡東其畝之言雖饋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况敵人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曰者小行人之遣也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無留難竊窺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聞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耳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

其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之尋盟於金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二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求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

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忘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弊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敵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患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光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先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

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敵自退聽柰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敵勢寢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兇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

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壬申雨雹

旱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雨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卒邗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未蠲兩浙關雨州縣貧民逋賦復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丙申辛太乙宮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

詔曰朕更化厲精祇若古訓為萬世長策先圖其大者皇太子溫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機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無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 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衛溼雷孝友林大中並無太子賓客 是月丁亥皇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

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茲關係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米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

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關政監司守令
條上民間利害以聞六月乙酉禱於天地社稷七月
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八月戊辰出豐儲
倉米賑貧民

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

又歸隔芽關

乙亥衛溼罷

行御史中丞章疏也

甲申林大中薨

以簽書樞密事薨于位

丙戌詔舉邊守

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

辛卯史彌遠無叅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

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胄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
過名特補上州文學尋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邱密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金

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邱密薨
于江陰之里第

甲戌議楮幣

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 自曾從龍為
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密祚
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盪行
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
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
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
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

辛巳姜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

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
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間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

出朱二十萬石賑糶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
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飢民

九月己未和議成

先是金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字來辛丑入見至是以
和議成諭天下

乙丑大風

降德音 于沿邊諸州

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

馮州背嵬軍謀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資政生祠落成之日舉事已結連劍利諸軍矣前一日安公家人夢廳事下有坐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俄有告變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謀命憲臣宋正仲鞠實獄成當死詔以其有誅叛之勞奪防禦使除名嶺南羈管云

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

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姜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

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徐範張衢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

辛巳加配蔡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者詳到朝散郎監都進奏院趙崇憲等奏乞辨雪父汝愚讒誣等事一疏內直省官蔡璉最為可誅方汝愚與彥逾謀達意於郭果是時蔡璉從傍密聽本欲漏泄幾害大事在

法當誅正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以從輕
典後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幾致興羅織之
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曾入章疏於是彭龜年追三
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
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
省詳列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熙五年八月內准指揮
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收管於慶
元五年二月內放逐使於嘉定元年四月內與降等
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磨勘現轉承信郎
監江陰軍江陰縣令鄧犒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

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

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
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
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
初張魏公浚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
嘉泰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緣通三界所書放
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緣止直鐵錢四
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庫
筭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緣銀每

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筭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家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另項收支而庫筭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數千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轂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玠知之乃揭榜除收免一千三百

萬引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玠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吳玠云

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

案本紀四川行當五錢在十二月庚午

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為文其背西貳二字而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

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戊午史彌遠去位

丁母喪也癸亥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彌遠辭第亦許之明年二月壬辰遣內侍趣彌遠還行在賜第

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克

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欲以其日舉事先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劫掠財賦又殺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部分已定其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成告之捕得大用十二月戊辰也即教場杖殺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緡送蓬州養老吉行至葭明縣大用之黨追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子欽使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君玉來見坐定屏人探囊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

人謀愛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曰以中帶結
于願下者無患不然死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
酒引之令去翌日子欽以語鄴制軍馬候願願亦未
信于欽曰雖然不可不備第令人察察之勿張皇也
願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乃
詣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某何池人始
破產萬緡從軍程宣撫授以忠義統領官意謂功名
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某輩某僅得支犒二十
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無
聊乃至於是咸復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上

閉潭毒嶺下閉劍門關自立為利王姑道歲月耳咸
不俟其言畢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通所結連之士北
自三泉南抵綿劍其數甚眾咸命杖殺之不敢竟也
于欽嘗見其獄宜得其詳于欽又言宣撫司初令川
路造麩募子至軍前不果用遣戍卒負之以歸卒多
盜食者總領所命以豁見糧士洶洶且為憂于欽以
白咸盡捐之乃止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

案本紀錢象祖罷在戊辰

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疏也

貶李沐

再奪三官信州居住

已邠黎州蠻蓄卜寇邊

沉黎自慶元乙邠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獠
蓄卜忽自惡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碓子寨邊事自是
再起先是蓄卜之弟悶巴至三衝為人所殺部將趙
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脅寨之土丁以骨價錢三
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
來渡頭也其民舊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徙之安
靜寨青羌不以為便迄還之白水時開禧已二年矣
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

羌偕往邠部川

案宋史作邠部州

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寨言

于州乞以財帛遺都王母令假道守臣楊伯昌從之

案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秋蓄卜遂以兵

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顯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

昌召去朝奉郎趙公庀代為守聞羌人且至遣禁兵

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茆坪而蓄卜已渡河軍丁

迎敵不勝庚辰攻茆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蠶

砂橫山三增白羊諸村殺人民掠財偵蓄卜又進據

茹山而安靜民溪茆坪谷堆諸寨皆為所隔公庀亟

遣西兵正將党壽案宋史以所部七十八及土丁俱

往策應燾輕敵徑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
隊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郡又盡
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興化府後軍統領王光世
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茹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
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
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衝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
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偽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
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
吳玠總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
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衝而光世進屯安靜

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兵調發既盡乃募強壯三
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雄
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雄丹稜人也茹坪寨與邛部川
女兒城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飢荒女兒城
崔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贖之公虎至州新
而不與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蓄卜路使之入寇
既而諸司聞其事復令予未如故然無及矣
是歲置提領拘權安邊餼物所

案本紀在閏四月辛未
又黃疇若傳拘權作拘
催

時甫廢國用司而侂冑及諸閹省吏之家貨財皆已

簿錄黃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劾此名遂命與戶部
侍郎沈誥同領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
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到堂疇若等請卿監一員
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權官仍揭榜募人言拘
權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金人所
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
典領局罷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卒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 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
惟允濟在故立之 雍即葛王襄也 淳熙元年更名雍

丙朝綱目條要卷十二

寧宗

嘉定二年己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

令內外有司條陳

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
簽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蓄卜寇邊

蓄卜又犯良溪塞

按宋史作良溪塞

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

正程伯雄引兵至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

兵二千過河後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衆

寡不敵皆為羌掩殺後二日壬申伯雄大兵千餘人

拒敵西義勇陣于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

于河濱布陣甫畢羌人已逼前鑿皆無所施賊先攻西

義勇將官鞠忠引衆走陣遂亂禁軍義勇悉為所圍

將軍曹适戰死賊乘勢逐官軍于寨下兵丁死者

八十餘人後二日羌賊乃歸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

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後所

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

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光世以所部四百還成

都府五月癸丑張師古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

信以移屯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移趙公

庀通判崇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傳諤往

黎州捍禦節制諸軍時安觀文丙新除制置大使乃

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癸仲權黎州兼節

制軍馬

壬午詔訪稱提榷幣之策

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三月

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價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

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災惑入太微垣

犯左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唐中恤流民

命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

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辰汰濠州忠義人歸農

按民兵之汰汝廬淳三州不止濠州也

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
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
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
首議汰遣先是邱崇為江淮制置大使已
太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澹
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瀘濠
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三
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

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
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于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
者多人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
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翦特遷一官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昨有叛招
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給已分
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
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劫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
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
罷翦榷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

民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於是命每郡擇其豪
首一人授以官兵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
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堂冗費

詔有條上

都城疫

先是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餘緡為行在貧民棺
槨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軍死者官錢

戊子賜楊震謚

曰節愍按本紀震仲
之謚曰節毅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相

早

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日愿謀為變磔於市

羅日愿者江西人開禧用兵以策干韓侂胄借補至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胄既誅其黨閩人劉鐸為浙西提刑司檢法官坐口語送大理其詞頗連日愿朝廷恐其枝蔓不復治第統鐸于湖南日愿不自案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接惡少是年春二月癸亥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王宮庭及

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珉等合謀以收黑風峒為名聚眾為變約候史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藏匿亡命千人于舟中俟百官迎謁于浙江亭舉火為號三路簇刀併上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衛軍直水門突入大內殺內侍王俞張延慶等四人劫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參知政事濟士族珉歸正人俞大闈延慶內侍也楊明者在御前伴射主率伴射官為內應而樞密院効用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黃萬頃班直王麟御

龍骨朶直戴顯等各為日愿糾合徒衆部分已定有
守闕進勇副慰景德常者普州人以策于京湖宣撫
司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令濟珉邀
德共泛西湖至胭脂嶺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為
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遣同謀臨安府
學生黃君疇告其事不能達進武校慰殿前司
選鋒軍訓練官黃冲知日愿所謀欲殺之而未
果德常乃投匭上變由時知紹興府亦言其事
下大理議者欲掩覆其事于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
御史陳晦連疏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凌遲

處斬珉與威萬頃麟顯並斬罷役人李澤進勇副慰
侯顯忠有蔭人陳儂僧劉洪現百姓葛仲亮進義副
慰殿前司訓練官程銳並坐知情不告各決重杖處
死己亥刑于市唐子詔濟君疇冲各貸死濟配瓊州
君疇循州冲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夔坐知情不告
配新州日愿弟千二南恩州當真人唐佐容州自濟
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
編管日男蘇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收管右相
時方辭起復又別奏待罪具言陛下昨誅鉏元惡臣
獲密贊英斷故其餘黨切齒執政雷孝友等亦以能

薄望輕不足鎮服姦慝上章引咎皆優詔答之乙亥
詔德常補武德即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
賈昂補武翼即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昂為臨
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為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
誣誘脅人未發覺到官更不違令尚書省降黃榜曉
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都指揮使趙己病是月十
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
震為威武軍承宣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
臣陳大節吳仲哲者言日愿為仇冑執仇非大
丈夫樞密使臣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節坐編管泉

州仲哲編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
之闕

蝗

辛丑命州縣捕之 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
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為殿最

詔兩淮荆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為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

案食貨志是年以會子數多稱提無策
十一界除已收尚有一千三百餘萬貫

十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千
餘萬貫此云明年春第十界方滿與史異

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會
昭等置局拘換于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
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
以鬻爵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
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奪案奪當作套據志乳
每套一貫六百文乳香
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
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三曰出賣告勅綾紙補帖
千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選轉官
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

五曰封贈冠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

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案宋志
詔發度

牒七十道每
道為錢千貫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

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未賞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

百一十萬餘緡九曰臣僚奏薦綾緡錢未見數後又

禁銅錢毋出都城于是行子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

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盡廢十一十

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九月癸丑命吏部

郎官劉燭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早

己未詔羣臣使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癸亥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乙酉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其費七月癸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五條乙未詔凶荒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收養著為令己亥蠲信陽軍荆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汰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語附見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于沿江八州

聽兩淮諸民行使

乙丑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

罷宣撫司 開禧末江淮用兵起邱壘守金陵留鑰
密嘗以簽書督視軍馬于是趙淳己為江淮制置乃
沿故事命崇為大使密召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
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密例己而罷四川宣撫又以
安丙為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恩數視執政
故加大字先是程松趙雄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為
制置使趙彥逾得執政恩例亦然今初加大字蓋用

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安公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初程松既遁歸繳還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皮筒遞付楊輔時安丙為宣撫副使以副使印當為吳曦所用憚之激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置使而宣撫印寄收成都官庫丙檄取之輔咨以貴自有副使印乃止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檄吳獵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于丙于是二司行事紛然獵審于朝有旨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宣撫司事務歸安撫司獵對曰諸公獨不為吾數月

地耶乃更稱四川安撫使及黃疇若入境獵又携制置使印至嘉定然後以送疇若其後言者劾獵狼愎慢令蓋指此耳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當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階坪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後因何九歎事大才以悖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奉條下

甲戌冊皇太子

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悌字遠被申申

又更名詢案本紀太子更名在戊寅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
師傳賓客蓋用天禧間故事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饑民

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

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

案本紀補廂軍在丁卯

命制置使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

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

己丑減房廊白地錢

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張林等謀作亂不克

林為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羈管

甲午備浙西水利

詔監司募飢民為之

乙未雪

以歲飢罷宴

是月柳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

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柳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大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

免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復用士人徐邦憲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弊不通乞丐之人有羣櫻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晦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區處無策邦憲亟丐免章四上詔免兼知臨安府而命趙師翼以兵部尚書代之蓋邦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翼時以雜學士居吳門方具辭免學士蔡行之當草荅詔奏言師翼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

也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遂止居數日命復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留直院元剛草荅詔焉師翼燕王宮宗子也曾祖嘉國公令峻與蘇黃諸人游父伯驕少有寵于德壽宮出入中禁待以家人禮乾道末將命出疆淳熙中擢為部使者積官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師翼第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遭論罷自慶元迄于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才選然多不過踰年近或數月輒復罷去臨安以宦者為承受府尹反奉之又事于宮禁非與北司深交則不能得其要領故必徃吏乃克為之李壽

翁嘗曰大臣無所用乎承受而勢不得行蓋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

曰忠襄

甲子官軍與黎州蠻戰大敗

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焘等渡河與彌羌戰先是大使司命焘與統領官傅順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安大使之子節制癸仲將至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餼為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靜相視山川形勢以為蓄卜之碣去大渡河南三十里入

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謂無不一當十者故銳欲渡先旬日節制至軍大搗士衆命焘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及泇河諸寨土兵合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為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又於高山要害之處起立石棚以俟官軍官軍或為所壓既而蠻大呼突出官軍駭馬潰逃入山谷蠻縱獵狗而隨之盡為所掩西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兵又倍之日暮焘先遁歸實為蠻所圍數日乃得脫既而禁兵土兵亦有竄歸者節制復還黎州焘留守安靜吳玠時已罷制置猶未行乃揭榜黎州戒以不得輕

舉傷國威重獵嘗已薦公庀故其敗事不以聞會
大旱詔近臣條闕政許成子時為禮部侍郎因論
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按劾不加務存大體無恠乎
上干陰陽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庀降二官放罷
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亟命
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彥知黎州節制兵馬用
金字牌遞遣行其年十二月甲申也於是節制自
舊寨歸留統領官傅順董焯軍正程伯雄在後
寨捍敵
己巳賜朱熹謚曰文

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中劉彌正復
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
苟當于行一字足矣奚複哉其議畧曰六經聖人
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子孟軻述遺言以持世
斯文以是未墜漢儒於經始採掇以資文墨涉隋唐
間河汾誦學已不造聖賢閭域最後韓愈氏出其
文近道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
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
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初太常議
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

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
似是而非也有功于斯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
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
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
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
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
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糶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揚楚衡柳吉州南安軍盜起

關外諸將私役諸軍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貧而為
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
士日益貧家子歛是歲知金州遇歲杪有軍士夜揭
民居之楮鏹者為廂巡所縛子歛恠而問之曰某初
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
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歛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
頗富蓋其壁壘在崇岡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菜
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
遂以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嘉定三年

庚午

春正月甲辰詔招諭羣盜

詔曰朕以渺躬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奸臣妄開邊釁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不加恤使吾赤子皆轉徙而依依而彼奸民因誘脅以為暴靜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遭其蹂躪室廬致于毀焚揚若興懷為之盱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宸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祇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俾爾更生之路倘復舊

業即為良民尚為郡縣字人之官兵宣朝廷惠下之澤亟蘇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柳吉州南安等處盜賊惟捕渠魁外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

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日夕惴惴惟恐賑卹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副肢志其能案察而無拘牽歟撫字而無刻剝歟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忍為盜賊之歸也繼自今以體國為心以舉職為能旌褒選擢朕不汝靳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俾

上德壅於下下怨叢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雨土

癸丑雷

二月辛酉黎州蠻復寇邊

羌人自民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
焯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焯
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衆已疲矣西
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焯恐分其功戒土
丁毋得進會曰暮焯移泊薑地寨夜羌人秉燭過船
若將遁者而滅炬載兵以來詰朝再戰賊兵數倍焯

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彥至
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又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
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揀
丁二千義勇二百德彥至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
千四百四十為揀丁餘四千二十九為衍丁又增招
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斗醬菜錢一千通舊為錢
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薑地相嶺新舊安靜聖安城良
溪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烟瘴戍者憚之德
彥因命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
更戍者三百人減中右軍更戍者之糧而以其錢為

增兵之費報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沉黎賊人至薄
總領所歲以蒲井鹽千八百桶贍之軍所需皆仰給
於邛雅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
路居民遞運四千石上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
入寇郡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蓄
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罹其擾矣

丁卯配籍賦吏

前知崑山縣徐提之縣丞范大雅犯賊刺面配英德
府賓州仍籍其家

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

三月己亥又命曹彥約知潭州協力督捕先是去年
十二月壬申徙煥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憚為龍
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至是又遷寶謨閣待制知潭州
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
權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
制兩路軍馬三月己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
曹彥約為直祕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
卿黃巖人進士高第韓侂胄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
官俄以事改起居郎又坐它累奪一官罷去江淮盜
起復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甚

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彥約字簡夫南
康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金入淮漢
簡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
平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酋出廣帥廖倬過
其入嶺之路賊遂出沒洪潭間頃之又移梅嶺推鋒
軍擊賊者首殲焉

三月丁酉蜀逋負

都城及荒歉諸州民間逋負悉蠲之

庚子賜彭龜年謚

曰忠肅

甲寅捕殺楚州賊首胡海

久雨

丙辰釋兩浙州縣繫囚四月乙丑決行在繫囚釋杖
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

陳咸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
奇若關外用銅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
大使安觀文丙患之是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
張震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
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

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孺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係其弊使司今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

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未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吏舍縛都副使三人以去逢孺愠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剗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前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璞等調護久之卒兌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

兌又敕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十蓋二司之說并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塩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者萬緡其半則以給賣沒官鹽井舊民戶沒官之井自建炎以來依坊場法

召人投買除引息土產稅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逢孺始從總領所榜賣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為計司速於求售酌未當直再召入實封投賣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於官以充對鑿之數後潼川劉師文申明復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積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此泛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

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

游騎至韶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請降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俟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侮嫚有甘罰錢之語賊既不能入廣復犯江西起復奉議即知吉州史定之彌堅兒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量易內地一等州却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夫親與賊戰亦失利按本紀元鼎專約之敗俱在六月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

民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案集之

五月淮賊志

平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

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

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

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久雨

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
寬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

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

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帝幸學
以熹列於從祀

贈處士蔡元定官

案宋元通鑑在二年

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過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

而獲申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
有源搯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
又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
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元定二子曰淵
辨節齋先生曰沉文公之高弟也號九峰先生沉有
子曰抗號九軒能世其學擢第應清顯終于參預
天之昌蔡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已卯詔核實軍籍

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欺冒者以贓論 王

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
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為八萬九千
人吳曦亂後僅此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
招填寫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
諸軍核寔詭填虛額遂止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
煎自軍興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
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價復賣之又得錢百萬
緡入制司激賞庫王釜以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
乃以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二十萬石言于朝
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卯禁增廣園田
癸卯定南班宗室員
為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陞差將校法

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
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制

案四川總領舊
屬宣撫節制

壬申雷

十一月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收浮鹽

遣朝士二人往兩浙路與提舉官議

是月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

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流民

江淮諸司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屢機罷

丙寅趙師罷罷

師罷免兼知臨安府軍器少監兼國子監司業陳

武免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賄者事

連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

按師罷傳作盧宣德

府命付理院械

繫之案上當贖銅七斤師罷為府尹書判各決竹篔

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不可

諸生乃陳詞於學官時曾準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

武學諭二學官為倫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

諫院府尹伺知之乃委於司理叅軍趙師夔對移錢

塘丞兩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若學之士遂詣

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不入堂假一

月執政出語頗抑士士愈不平復羣稟固業及學

官學官往見二叅預白之其詞皆支離而有忿意雷
孝友有豈應為兩士人罷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右
相亦謂不善平章激而至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省
乞施行既而累日不報武學周源等遂空學赴監投
牒繳納綾紙不肯歸齋其詞云韓魏公三朝之元老
不押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為跋扈不
臣楊和王再造勳臣為國招軍謾輦官當時臺諫
論之猶以為當與齒路馬者同誅今來趙帥不經本
監不申朝廷輒取天子之學生撻之公庭之下斥之國
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較之不押班刺輦

官之事輕重為何如况趙帥本權臣之死黨奴事蘇
周賄結貪相姦回駟僧暴虐貪殘寔小人之渠魁其
視善類不帝冰炭當時譏之者曰奸邪誰不附韓王
師業於中最不減手拾散錢諛寵婢身當傳酒舞齋
郎叩頭雅拜尊旦書膝為書薦自強更有一般人不
齒也曾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為在彼乃甘
心為之更化之後前日黨韓之人誅斥殆盡而斯人
蹤跡詭秘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拔拭而用之者特以
小人有才或能辦事今既經年徒聞貪酷之聲殊
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之觀瞻彼

方借叨非據偃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無忌憚特
為天子結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結怨於士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嘗具狀申
監乞脩申臺省又嘗訴于朝省訴于臺諫待命數日
杳不聞報源等竊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之竊惟祖
宋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故而趙帥
不有朝廷不存學校履霜豎冰漸不可長紹聖報復
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育之恩為
國遠慮義激詞憤誓不苟生而奮勃之氣竟無所申
諸生見機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亦何面目

復為天子學生所有勅給綾紙隨狀繳納其有未及
將到者別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繳申臺省
且併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偕國子監丞孫祐博士
林瑒簿俞建正張方錄虞萬太學博士姚師皋臧辛
伯正宣繒錄林垸俱誼寧執白之退即家居待命其
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稱疾乞告詔予五日丙
戌太學之士亦詣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宗建立學
校幾三百年所以尊獎士類靡所不至中興以來高
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
聽如武士柯子冲盧德宣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

以私意羅織鍛鍊令自誣服而又撻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間而疑之以為守臣雖橫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說而不可得相與言曰撻辱一節曾申監乎曰無之斥逐一事亦嘗奏聞乎曰無之始為之大駭以為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敢輒為此何也在學法生員有過自有五等之規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廉恥士不幸罹於咎者蓋鮮惟曩歲權臣得志之初始斥逐忤己者五六人雖然猶未敢加以鞭撻也猶有待於畫旨也今守臣乃為權臣之所不

敢為是可惡也孰不可惡也右學諸生已訴之臺省且復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同學校雖二而體則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申稟伏乞備申朝廷敷奏施行無使異日天下誦之國史書之曰守臣撻逐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得之復為備申都省府尹聞乃上章待罪其自辯訴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昭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會士人所陳逐一行遣無為具文招惹詞訴而已及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夔以為不分明指定雷列具呈遂

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夔罷黜獄吏決
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過丁亥畫旨府尹放罷戊子詔
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永不收叙
而二人無所處分武再與二學官連銜申乞罷黜已
丑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職士人歸學庚寅陳武曾
準皆供職辛卯省劄令更切曉諭諸生歸齋壬辰靖
之乃趨學與武準面諭諸生而諸生之意未已監丞
孫杓博士減辛伯皆稱疾不入詔予告一日十二月
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歸職守又劄臨安府今
後兩學士人或因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國子監俟

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庚申學官
連銜再乞罷黜武又面見執事求去後六日乃有是
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暫兼國
子監祭酒劉燭自浙西提刑名為國子司業王柙自
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丁卯
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靖之與太社令陳貴詣
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杓出知漢陽軍辛
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踰月乃定既而博士林瑒
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軍二月丙子復有
旨趙書兼詳定劄令官閏月甲申朔陳武兼秘書少

監武聞二士被捷以足頓地曰辱我同舍又語人曰
趙書可罪武諭乃劉左史之子宜有家法趙書既
為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謹據武學生周源等狀訴柯子冲盧
德宣為臨安府夏楚庭辱事本臺繼牒本府照會士
人所陳事理逐一行遣無致具文引惹詞訴據本府
申因鍾明違法立約倚當張沂田產內得錢經營開
節案內追到元經營人府學生梁子厓武學生柯子
冲盧德宣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交涉本府照條定
斷一時書判從輕闊畧其推吏戴安禮等鹵莽不
照體例分別致將柯子冲盧德宣與府學生梁子厓
同行夏楚庭而本府舉覺係司理趙司夔對移錢塘
縣丞戴安禮斷勒沈謙勘斷照得上件事趙師夔
身為勘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今乃雷列
具呈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况士子所
陳非係重囚司理院却用第一等枷戴一囚帽可見
獄官縱吏違法故將士類凌蔑特將司理趙司夔罷
黜人吏戴安禮沈謙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

元礪欲圖羅世傳而先為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

十有八人於是江南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日
大戰于秋平野當日已時生擒元礪而湖南又言
司不敢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錢
江都統制畢再遇朝歸以是月壬申內引朝論欲遣
再遇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呈乃命王簡卿同
許俊召募土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盡法施行

辛巳黎州青羌曳失索降

努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盜邊淳熙十一年之秋歸
漢十二年之春被縛努兒結之弟三開以十四年之
秋復讎三開之弟失落盤以十五年之夏納款

努兒結之子曳失索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為報復
之事至是冬納款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

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